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八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甘立猷

膳銀監生臣余元泰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八十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二十九

起昭陽軍期正月盡開達
執徠三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二十三年春正月乙巳大寧陷 庚戌吳常遇春

兵攻池州神山寨擒羅友賢斬之餘黨悉平時宋龍鳳

九年也 丙寅吳國公遣中書省都事汪河送尹煥章

歸汴以書報庫庫特摻爾曰元失其政中原鼎沸廟廊
方岳之臣互相疑沮喪師者無刑得志者方命悠悠歲
月卒致土崩閣下先王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於羣雄
聞而未識是以前歲遣人直抵大梁實欲縱觀未敢納
交也不意先王捐館閣下意氣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
來深有推結之意加以厚貺何慰如之薄以文綺若干
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是
所願也 初吳國公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惟

康茂才積穀充牣他皆不及二月壬申朔公下令申諭諸將曰屯田數年未見功緒惟康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石分地均而所入有多寡由人力勤惰不齊耳今宜督軍及時開墾以盡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是月庫庫特穆爾自益都領兵還河南留索珠以兵守益都以山東州縣立屯田萬戶府都昌盜江爵等陷饒州時吳將于光與吳宏吳毅等不協爵乘釁誘陳友諒將張定邊蔣必勝入寇

光等倉卒無備皆出走綜理饒州軍務理問穆變死於
難郎中楊憲走還建康 張士誠發兵攻安豐以呂珍

為前鋒而其弟士信以大軍繼之

考異月山叢談云士誠以大兵繼其後非

也今據陳基集正之

珍至安豐圍其城久之城中人相食有屍埋

於地而腐者亦掘而食之或以井泥為丸用人油燂而
食之劉福通勢窮遣使徵兵於建康吳國公將救之太

史令劉基諫曰不可假使救出來當發付何處弗聽

據劉

辰國初事蹟修入

三月辛丑朔彗見東方經月乃滅 詔中

書平章政事愛巴哈分省冀寧庫庫特穆爾遣兵據之
吳國公率右丞徐達參政常遇春等救安豐呂珍聞
吳軍至乃水陸連營戰艦蔽沙河際皆樹木柵繚以竹
籬外掘重塹竭力以拒元帥汪某先攻拔其中壘入據
之會左右軍敗汪元帥兵望見亦出走為塹所阻呂珍
急攻之兵皆殊死戰公命遇春以兵橫擊其陣三戰三
勝俘獲其士馬無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來助珍遇春
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遁去安豐圍解公乃令軍士每

名各齎白米二斗積於東門外以救城中飢者請小明

王及母妹并太保劉福通以下領五翼軍士悉詣廬州

營中遂設鑾駕傘肩迎駐滁州創造宮殿居之易其左

右宦侍奉之甚厚

考異錢氏羣雄事畧曰據實錄劉福通為呂珍所殺國初事蹟云福

通奉韓林兒遁於滁州庚申外史則云丙午冬與小明

王俱沈於瓜步二說未知孰信史乘考異以劉辰所記

為非然洪武實錄多舛誤又諱言龍鳳事吾亦未敢以

為信也今按瓜步之沈國史所深諱故并劉福通亦以

為呂珍所殺然庚申外史所稱劉太保與小明王尋

明王俱死者即福通也劉辰所記蓋得其實小明王尋

降制書贈公三代祖考並吳國公其官有差舛皆吳國

夫人

採龍鳳
事蹟

公還建康命徐達等移師討左君弼圍

廬州竹昌忻都遂乘間入安豐 丙午大赦天下 丁

未廷試進士六十二人賜保保楊輓等及第出身有差
壬戌大同路有赤氣亘天中侵北斗 是月立廣西

行中書省以廉訪使伊爾吉尼為平章政事時南方郡
縣多陷沒惟伊爾吉尼獨保廣西者十五年 立膠東

行中書省及行樞密院總制東方事以袁宏為參知政
事 閏月丁丑吳處州翼總制胡琛言關市之征舊例

二十取一今令鹽貨十取其一稅額太重商人不復販鬻則鹽貨壅滯軍儲缺乏且使江西浙東之民艱於食用又如硫黃白藤蘇木梭毛諸物皆資於彼今十五分取一亦恐以稅重不能流通請仍從二十取一之例則流轉不窮軍用給足從之 夏四月辛丑熒惑犯歲星壬戌陳友諒復大舉兵圍洪都初友諒憤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艦高數丈外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為蔽置艚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

相聞艫箱皆裹以鐵自謂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至友諒前攻洪都以大艦乘水漲附城以登至是城移去江三十步大艦不復得近乃以兵圍城其氣甚盛吳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城拒守參政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等守宮步士步橋步諸門指揮薛顯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守琉璃澹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諸將吳院判謝再興以諸全叛殺知州藥鳳妻王氏以身蔽鳳并殺之執參軍李夢庚元帥陳元

剛等奔紹興降於張士誠總管胡士明棄妻子單騎走
還建康左丞朱文忠聞亂遣同僉胡德濟屯兵五指山
下自將精兵二千往來應援以禦之乙丑諸全州以事
聞吳國公因命德濟為浙江行省參政德濟遣萬戶王
克瑀還偵敵境遇士誠兵被執死之初再興用部將左
總管廩萬戶為腹心二人常使人販鬻於杭州公知其
陰泄機務擒二人誅之召再興赴建康而以參軍李夢
庚總制諸全軍馬公以再興長女妻兄子文正幼女適

徐達恩義甚厚因命還守諸全再興以夢庚處已上忿
忿不樂由是遂叛 丙寅陳友諒攻撫州門其兵各載
竹盾如翼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
以火銃擊退其兵隨豎木柵敵爭柵朱文正督諸將死
戰且戰且築通夕復完於是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龍
趙國珏許珪朱潛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 是月庫庫
特穆爾遣部將額高等以兵擊張良弼 五月己巳朔
張士誠海運糧十三萬石至京師 陳友諒知院蔣必

勝饒鼎臣等陷吉安府時吳將李明道與曾萬中兄弟不協明道因潛通必勝約其來攻兵至城下明道舉火為應開西門納之殺參政劉齊知府朱叔華曾粹中亡走仇家黃如淵執粹中送鼎臣殺之必勝又攻破臨江府執同知趙天麟亦不屈死 癸酉吳置禮賢館先是國公聘諸名儒集建康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寵至是復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陶安夏煜劉基章溢宋濂蘇伯衡王禕許元王天錫等皆在館

中 考異明太祖實錄云朱文忠守金華復薦諸儒之有聲望者王禕許元王天錫至上皆收用之錢氏辯證曰按劉辰國初事蹟楊憲奏朱文忠在金華用諸儒干預公事上提禕等至京誅屠性孫履而禕及許元王天錫發充書寫此事實錄及行狀俱不載以家傳考之士寅十一月召入京都則劉辰所記發充書寫之日也發書寫未幾即有儒臺之授又與許元王天錫俱入禮賢館劉辰所記蓋不謬也而國史以為用文忠之薦入禮賢館蓋文忠沒後家傳特美其詞而國史因之也今從錢說刪去文忠之薦

陳友諒兵陷

無為州知州董曾死之曾之守無為也招集流亡使各復業州民安之及城陷寇逼其降曾抗言不屈遂縛之沈於江 丙子陳友諒復攻新城門吳指揮薛顯將其

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其副樞趙祥敵兵乃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明有膽畧嘗出劫友諒營獲其良馬以歸故敵兵見明併力攻殺後封合肥縣男以其子為指揮廬州城三面阻水徐達等攻之不克已而左君弼於城上為釣橋達曰君弼鼠伏穴內久不出今遽為此其將夜出劫我乎令軍中嚴為之備比夜半聞釣橋有聲其兵奄至營中萬弩俱發君弼不得利退走達縱兵擊之君弼大敗走入城歛兵拒守達攻圍凡

右丞達實特穆爾與行臺有隙且恐陝西為庫庫特穆爾所據陰結於博囉請竹貞入城劫御史大夫旺扎勒特穆爾及監察御史張可遵等印其後屢使召旺扎勒特穆爾拘留不遣庫庫遣額高與李思齊合兵攻之竹貞出降遂徙庫庫 庚戌星隕於濟南龍山入地五尺

辛亥陳友諒增修攻具欲破柵自水關入吳朱文正使壯士以長槩從柵內刺之敵奪槩更進文正乃命煅鐵戟鐵鉤穿柵以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

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友諒計窮又攻宮步
士步二門元帥趙德勝力禦之暮坐宮步門樓指麾士
卒流矢中腰臂而死 甲寅詔授江南下第及後期舉
人為路府州儒學教授 丁巳絳州有白虹二道衝斗
牛間庚申平陽路有白氣三道一貫北極一貫北斗一
貫天漢至夜分乃滅 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音問
不通朱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子明取東湖
小漁舟夜從水關潛至石頭口宵行晝止凡半月始得

達見吳國公具言其故公問友諒兵勢何如對曰兵雖勝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公謂子明曰汝歸告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之降非但不死且行富貴子明偽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當固守以待友諒怒遂殺之後特封忠節侯 秋七月戊辰朔京師大雨雹傷禾稼 癸酉吳國公自將救洪都時

徐達常遇春圍左君弼於廬州公遣使命解圍曰為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達遇春乃還是日公召諸將諭以親行之意遂禡纛於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徐達常遇春馮國勝廖永忠俞通海等皆從壬午風覆國勝舟公以其不利遣還建康癸未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背以遏友諒歸師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丙戌陳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吳國公至即解圍東出

鄱陽湖以迎敵公率諸軍由松門入鄱陽湖諭諸將曰
兩軍相鬪勇者勝陳友諒久圍洪都今聞我師至而退
兵迎戰其勢必死鬪諸君當盡力有進無退翦滅在今
日諸將受命皆自奮丁亥遂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友
諒列巨舟當我師公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
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分舟師為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
而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
擊之戊子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

諸將擊敗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艦而還軍威大振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砲焚寇舟二十餘艘殺溺死者甚衆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乘之達撲火更戰公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公舟舟膠淺敵兵弔焉我軍格鬪定邊不能近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却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公舟遂脫指揮韓成元帥宋貴陳兆先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

考異太祖實錄辨證曰高陽侯韓成之死於鄱陽也定遠黃金著開國功臣錄以為

成當太祖危急時服御袍對敵自沈史家競傳之比於
紀信之誑楚而實錄紀此戰則云彼軍殺溺者甚衆我
指揮韓成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死國史固多諱辭
然以成之忠烈如此一切抑沒而不書難乎其為實錄
矣豐城朱文恪公善撰安定伯程國勝神道碑紀其事
最詳蓋當御舟膠淺張定邊奮前直犯之時事勢惶急
成與國勝兆先等方左右格鬪及定邊中矢援舟驟進
御舟以水湧得脫而成等反遠出敵艦之後援絕而死
然則成等致命之時定邊之勢已熾御舟之厄已脫矣
寧有代死誑漢之事耶且康山之役與滎陽不同羽圍
滎陽久漢軍乏食漢祖計無所出故紀信畫誑楚之策
遂得以乘間遁去康山之戰兩軍相持雌雄未決卒然
有冕服代死之事耳目皆亂軍心盡解我將何以自固
決機於兩陣之間我知其不出於此矣錄又言上念成
効死祀諸臣於康山以成為首按實錄中書省列進康
山功臣成在第三居丁普郎張志雄之次大明會典載

饒州忠臣廟在康郎山祀樞密同知丁審郎張志雄等
三十五人成實未嘗首祀於康山也成若代死則必首
祀不首祀則不代死黃金之徒並為妄矣今依錢說削
去史家韓成代死之事又實錄記韓成宋貴陳先等
死在張定邊犯御舟之前今據朱文恪程國勝碑則國
勝與成等同死在御舟既脫之後特為改正并補入程
國勝
姓名 永忠隨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

多死傷既而遇春舟亦膠淺公麾兵救之俄有敗舟順

流而下觸遇春舟亦脫

考異錢氏太祖實錄辨證曰
鄱陽之戰開平射中張定邊

脫御舟於險其功最鉅實錄紀在七月戊子朱善撰程
國勝神道碑其繫日亦同宋文憲開平神道碑但記射
中定邊而膠沙脫險則書於八月壬戌禁江口相去一
月餘矣鄱陽之役兩軍相持我軍殊死戰莫甚於戊子

己丑辛卯三日至禁江口則彼以戰敗突歸而我為邀擊之師其大勢非前日比矣御舟膠淺及聞平力戰之事其當在戊子無疑也今依錢說據實錄書之會日暮諸軍欲退公御樓船鳴

鉦集諸將申明約束諭以生死利害諸將咸舉手加額以死自誓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慮張士誠乘虛入寇故也己丑旦公命鳴角師畢集乃親布陣復與友諒戰諸軍奮擊敵舟敵不能當殺溺死者無筭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為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鈎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晉郎余昶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晉郎身被十

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時友諒悉巨
舟連鎖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舟小仰攻多却公
親麾之不前右師少却立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郭
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為非火攻不
可公然之至晡東北風起公命以七舟載火藥其中束
草為人飾以甲冑各持軍器若鬪敵者令敢死士操之
備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而至
其水寨數百艘悉被焚煙燄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太半

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畧等皆焚死我師乘之又斬首二千餘級友仁即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驍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為之喪氣普畧即新開陳也

考異太祖實錄辨證曰宋文憲張中小傳云己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深入虜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險以為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按己丑之戰六舟深入疑陷沒而旋出者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也實錄不載開平神道碑亦但記膠沙脫險而不及深入陷沒之事知鐵冠傳誤也宋文憲記事最為詳覈且開平碑鐵冠傳共記一事出一人之手而彼此錯互史家紀載之難如此

明

日公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

感之於是諸將益自奮時公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公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視莫能辨敵益駭辛卯復聯舟大敗敵兵敵之巨艦難於運轉我兵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者猶不知尚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

考異史家皆云辛卯之戰自辰至已不解時劉基侍忽躍起大呼太祖亦

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曰難星過急更舟太祖如言入他舟坐未定先所御舟已礮碎矣友諒乘高見舟碎喜甚俄太祖麾舟更進皆失色按此事不見於實錄恐亦是文成行狀傳會之辭今不取

俞通海

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敵聯巨艦極

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舟而出我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為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伏浮蔽湖面張定邊自以戰不利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為吳師所扼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戰通海等還公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五里許數遣人往挑戰敵不敢應諸將欲退師少休士卒公曰兩軍相持先退非計也俞通海以湖水濞請

移舟扼江上流公從之時水路狹隘舟不能並進恐為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於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湓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咨謀於下其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為再舉其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尚堪一戰若能戮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舍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

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豫不決至是戰多喪敗乃曰右金吾言是也左金吾聞之懼及禍遂以其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歸友諒失此二將兵力益衰公移書友諒曰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為我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為我有今又不悔復啓兵端自洪都迎戰兩敗於康山殺其

弟姪殘其兵將捐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頓兵敝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狂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麾者無乃非大夫乎公早決之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周回巡察令獲我將士皆殺之公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士之戰死者師出湖口命遇春永忠等統舟師橫截湖面邀其

歸路又令一軍立柵於岸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責之曰昨吾船對泊渚磯嘗遣使齎記事往不見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江淮英雄唯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并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容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答公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分兵克蘄州興國友諒食盡遣

舟掠糧於都昌朱文正使人燔其舟友諒勢益困是
月有星墜於慶元路西北聲如雷光芒數十丈久之乃
滅八月丁酉朔倭人寇蓬州守將劉暹擊敗之自十
八年以來倭人連寇瀕海郡縣至是海隅遂安 辛丑
庫庫特穆爾遣兵侵博囉特穆爾所守之境 丙辰沂
州有赤氣亘天中有白色如蛇形徐徐西行至夜分乃
滅 戊午博囉特穆爾言庫庫特穆爾踵襲父惡有不
臣之罪乞賜處置 陳友諒窮蹙進退失據欲奔還武

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趣南湖嘴為吳軍所遏壬戌友諒
遂突出湖口欲繞江下流由禁江遁去吳國公麾諸軍
邀擊以火舟火筏衝之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戰不解
至涇江口涇江之師復擊之張鐵冠大笑賀曰友諒死
矣公曰無妄言復戲之曰縛汝於水濱以俟乃遣樂人
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覘其死生且曰如其生往者必返
若不返其死必矣已而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奔
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

考異太祖實錄
辨證曰鄭曉今

言云嘉靖十六年郭勛欲進祀其祖英於太廟乃徵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為國朝英烈傳言生擒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鼓動聽聞已乃疏乞祀英於廟庶按實錄上聞張鐵冠言乃遣樂人具牲酒往祭以覘其死生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死當是時友諒之死我軍尚未知既死而降卒始來告何以知此矢之出於英乎楊文敏撰英神道碑云友諒中流矢死有言公之功者上問之公曰天威神算臣何有焉上益重之文敏此碑以其孫珏之請据其家傳次第之蓋友諒既斃軍中流傳或言此矢出於某某郭氏家傳亦不過載此疑似之詞以誇示後世而勛遂張皇其事以乞侑享之典亦文敏之言啓之也英既有此大勲而聖祖又親問之乃三年論功不得封侯而待十七年平雲南之役有是理耶劉三吾撰陝國公神道碑云彭蠡之戰戒嚴所部人百其勇友諒計賊中流矢死以三吾序陝國之事參互觀之則集矢之勤其

不出於營國亦曉然矣又按俞本記事錄云友諒度不能支出首箭窓中呼從船而白船已至箭銃交發友諒左太陽中箭須臾陳氏卒泗水報曰友諒死矣上大悅諭衆曰友諒中箭而死將士之功勝於赤壁走曹瞞遠矣稠人難辨射中者均給重賞以勞汝等俞本以騎士從征其記錄最確以此益知文敏豐碑之文出於傳會不足信也

諸軍聞之大呼喜躍益爭奮擒其太子善兒平章

姚天祥等明日平章陳榮等悉舟師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太尉張定邊及楊丞相韓副樞乘夜以小舟來竊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走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公之救安豐也劉基力諫不聽至是謂基曰我不當

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之出建康空虛順流而下我
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
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時四方割據惟友諒驚悍為
羣雄冠其初起也父普才戒之曰若捕魚兒耳而乃圖
大事友諒曰相塚者言我家當富貴今其時矣及貴迎
父父曰汝不聽吾言而起事至此吾懼不能免至是果
敗死年四十四稱帝僅四年張鐵冠者名中臨川人精
皇極數談禍福多驗常戴鐵冠人號為張鐵冠云 乙

丑吳同僉行樞密院事守江淮府繆大亨卒大亨御士卒嚴恪為政簡易人皆悅服之至是以疾卒後公過鎮江遣人祭其墓歎曰繆將軍平生端直在諸將中未嘗有過今不見矣惜哉 九月丁卯朔吳國公發湖口還建康壬申公至建康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田餘將士金帛有差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為可勝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

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況我勞而彼逸今勝之誠未喻也公曰汝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乎友諒衆雖強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而無功不能養威候時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驚而西失衆心矣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振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鷲鳥搏擊巢卵俱覆此所以為吾破也諸將皆歎服 壬午吳國公命李善長鄧愈留建康復率常遇春康茂才廖永忠胡

廷瑞等親征陳理於武昌 吳諸全叛將謝再興以張
士誠兵犯東陽左丞朱文忠率兵禦之部將夏子實郎
中胡深為前鋒與其兵遇於義烏戰方接文忠自將精
騎橫出其後擊之再興大敗遁去深因建策以為諸全
乃浙東藩屏諸全不守則衢不能支吾度地距諸全五
十里請於五指山下築城分兵戍守文忠從之未幾士
誠將李伯昇大舉來寇兵號六十萬頓於城下城堅不
可拔乃引去吳國公嘉深築城之功命以名馬賜之

是月太尉張士誠令其部屬頌已功德必欲求王爵江浙丞相達實特穆爾謂左右曰我承制居此徒藉口舌以馭此輩今張氏復要王爵朝廷雖微終不為其所脅但我今若逆其意則目前必受害當忍恥含垢以從之耳乃為具文書聞於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稱吳王尊其母曹氏為太妃治宮闕置官屬改平江路復為隆平府朝廷遣戶部侍郎博囉特穆爾等徵海運糧於士誠士誠不與時天下謂建康為西吳平江為東吳然士

誠尚奉元正朔江北諸郡皆詭云為元恢復而實自守

之

東西吳以下據
月山叢談修入

初士誠拒海漕之命淮省郎中俞

思齊言於士誠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其可乎士

誠怒抵案撲地而入思齊海陵人本陰陽家者流士誠

開藩與有功焉至是知不可為即棄官而隱楊維禎為

作骨鯁臣傳及士誠稱王羣下同聲相賀思齊復犯顏

諫止不聽板授淮省參政遂杜門謝病以卒又有淳安

魯淵者由進士遷浙西提學士誠稱王命為博士辭不

拜還山士誠地連十州諸將咸以為安松江陳思獨上

書危之不報思遐居海上

採王達詩序及平吳錄

郎中參軍事陳

基以諫止稱王欲殺之不果已而超授內史遷學士院

學士凡飛書走檄碑銘傳記多出其手基每以為憂而

未能去也

採陳基傳

冬十月丙申朔青齊一方赤氣千里

壬寅吳國公至武昌馬步舟師水陸並進既抵其城

命常遇春等分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舟為

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於是湖北諸

郡皆來降 甲辰湖廣偽姚平章張知院陰使人言於
庫庫特穆爾設計擒殺其主陳理及偽夏主明玉珍不
果 皇太子惡太傅太平不歸奉元而止於沙井巴酉
令御史大夫布哈劾太平故違上命當正其罪詔悉拘
所授宣命及所賜物俾往陝西之西居焉丞相綽斯嘉
因誣奏之安置土蕃尋遣使者逼令自裁太平至東勝
賦詩一篇乃自殺 是月博囉特穆爾遣僉樞密院事
任亮復安陸府 博囉特穆爾遣兵攻冀寧至石嶺關

庫庫特穆爾大破走之擒其將烏瑪爾殷興祖博囉軍
由是不振 先是監察御史張沖等上章雪故丞相托克
托之冤詔復托克托官爵并給復其家產召其子哈喇章
三保努還朝時額森特穆爾亦已死乃授哈喇章中書
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分省大同三保努知樞密院事十
一月庚申臺臣又言托克托有大臣之體向在中書政務
修舉深懼滿盈自求引退加封鄭王固辭不受再秉鈞
軸克濟艱危統軍進征平徐州收六合大功垂成浮言

構難奉詔謝兵就貶以沒已蒙錄用其子還所籍田宅
更乞憫其勲舊還所授宣命從之 十二月丙申朔吳
國公發武昌還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
曰彼猶孤狍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慎
勿與戰且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其城不下也 甲寅
吳國公至建康戊午閱武於雞籠山還坐西苑召指揮
華雲龍等教以陣勢兵法 宦者資正院使布巴哈與
宣政院使托歡內侍皇太子外結丞相綽斯嘉驕恣不

法監察御史額森特穆爾孟額森巴哈傅公讓等劾奏
布巴哈托歡姦邪當屏黜御史大夫樂迪斯以其事聞
皇太子執不下而奇后庇之尤固御史乃皆坐左遷治
書侍御史陳祖仁上書皇太子言御史糾劾托歡布巴
哈姦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審
問尤悉故以上啓今殿下未賜詳察輒加沮抑使姦臣
蠹政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
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

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分止於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此外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而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而天下蒼生亦將奚望書奏皇太子怒令樂迪斯諭祖仁以謂托歡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得美除昔裕宗為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事合奏聞者乃許上聞非獨我今日如是也祖仁復上書言昔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

早覺杞安得相是杞之姦邪當時皆知之獨德宗不知爾今此二人亦皆姦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獨殿下未知爾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若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義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為天下國家乎為

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殿
下又何以處此祖仁書既再上即辭職而臺臣大小亦
皆求退於是皇太子以其事聞布巴哈托歡乃皆辭罷
帝令樂迪斯諭旨祖仁等祖仁上疏曰祖宗以天下傳
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刑
賞不明之所致也且區區二豎猶不能除況於大者願
陛下俯從臺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以辭退為名成
其姦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

孰不効力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則臣寧餓死於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也疏奏帝大怒會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布巴哈驕恣無狀招權納賄奔競之徒皆出其門駸駸有趙高張讓田令孜之風漸不可長望殿下思履霜堅冰之戒早賜奏聞投之四夷以快衆心則紀綱可振政治修而百廢舉矣由是帝益怒臺臣自樂迪斯以下皆左遷而祖仁出為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時天極寒衣單甚以弱女託於

其友朱毅即日就道布巴哈之被劾樂迪斯執其事頗力太子深惡之而奇后又譖之於內未幾布巴哈復為集賢大學士崇政院使知樞密院事圖卜堅特穆爾與

丞相額森巴哈俱屯田西方一日圖卜堅治具躬詣額森屯所餉之額森自恃尊屬不受圖卜堅怒坐額森營門外呼軍士共啖之額森不平因誣其有異志差五府官往訊圖卜堅忿曰我有何罪五府來問我乃拘五府官將往

愬博囉特穆爾

以上據庚申外史修入

會樂迪斯亦懼誅遂與圖

卜堅持穆爾皆奔於大同為博囉特穆爾所匿樂迪斯者
帝母舅也以故帝數為太子寢其事而太子不從帝無
如之何乃傳旨密令博囉特穆爾隱其迹而綽斯嘉布
巴哈皆附太子欲窮究其事徧圖形求之布巴哈見
臺憲彈劾不行與其黨謀曰十八功臣家子孫朝夕在
帝左右我與汝等向日之所為渠必得知臺臣亦必知
之終當為我不利綽斯嘉曰彼皆樂迪斯黨也樂迪斯
既為博囉所庇必稱兵犯關十八家為內應社稷能無

危乎遂誣樂迪斯曼濟諸達達實哩沙嘉實哩額森呼圖及托歡等謀為不軌執送資正院鍛鍊其獄連逮不已帝知其無辜欲釋其事特命大赦而綽斯嘉增入條畫內獨不赦前獄惟樂迪斯逃匿博囉軍中餘皆遠竄有道死者亦有賄免者額森呼圖太平子也當貶薩斯嘉之地道由多斯瑪行宣政院使桓斯里素受知太平因留居其地執政知其故奏額森呼圖違命杖死之年四十四太平為相務廣延才彥而額森呼圖亦傾身下

士名稱籍甚至是為姦臣所害賀氏三世忠貞皆死於

非命天下悲之

此事採元史太平傳及庚申外史修入

是歲吳寶源局

鑄錢三千七百九十一萬有奇

二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李善長徐達等奉吳國公為

吳王羣臣以公功德日隆屢表勸進公曰戎馬未息瘡

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昔

武王克商戢干戈橐弓矢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

林之野大告武成然後與民更始曷嘗遽自稱尊今日

之議且止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羣臣固請不已乃即
吳王位建百司官屬置中書省左右相國以李善長為
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
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郎中時小明王在滁州
中書設御座以正旦行慶賀禮劉基罵曰彼牧豎耳奉
之何為遂不拜

劉基事據黃伯生所撰誠意伯行狀修入

然猶稱宋龍鳳十

年其封拜除授及有司文牒並云皇帝聖旨吳王令旨
丁卯吳命減取官店錢先是設官店以征商吳王以

稅重病民故減之 戊辰吳王退朝謂左相國徐達等
曰卿等為生民計共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
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
行人心渙散遂至天下騷動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協
心圖治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
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吾昔起
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為暴亂不
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時同

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於我即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庚辰保德州民家產豬一頭兩

脚 二月乙未朔吳王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辛亥至武昌督兵攻城先是陳理太尉張定邊見事急潛遣卒縋城走岳州告其丞相張必先使入援至是必先引兵至洪山去城二十里王命常遇春率精銳五千擊之敵兵大敗遂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為

潑張城中倚以為重及被擒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今已為我擒尚何恃而不降必先亦呼定邊曰吾已至此事不濟矣兄宜速降為善定邊氣索不能言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王問諸將誰能奪此山者傅友德請行遂率數百人一鼓奪之城中益喪氣王復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德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恨矣王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

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誤汝復
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復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
仁諭以王意辭旨懇切時陳氏諸將無出定邊右者定
邊亦知不可支癸丑陳理肉袒銜璧率定邊等詣軍門
降理俯伏戰慄不敢仰視王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
不爾罪勿懼也令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
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
子資裝皆俾自隨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

入城市井晏然不知有兵城中民飢困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撫慰民大悅於是漢沔荆岳郡縣相繼來降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樞密院判楊璟為參政守之初陳友諒命其兄友才與左丞王忠信等守潭州聞吳王至武昌遣忠信來援忠信戰敗而降王授以參政俾仍守潭州友才率兵拒之於益陽忠信巽辭開諭之友才亦降與其子俱送建康友才所謂二王者是也 李明道被獲送武昌伏誅明道豐城人故陳友諒將也尋歸吳

後復叛附於友諒友諒敗滅明道懼走歸豐城剪其髮
髻逃匿武寧山中有茶客識之縛送武昌王數其反覆
之罪明道無以對遂戮於鮎魚口沙上明道有所畜犬
為吳軍所得攜至武昌犬見明道被戮嗥鳴蹢躅不已
銜聚其肉跑沙瘞之王義此犬因命斂葬明道 三月
乙丑朔吳王王建康丙寅封陳理為歸德侯 吳置起
居注給事中 戊辰吳以中書左丞湯和為平章政事
時和守常州率元帥吳福興以舟師徇黃楊山遇張士

誠水軍擊敗之擒其千戶劉文興等四十九人獲風船
六艘故有是命 己巳吳王謂中書省臣曰郡縣官年
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選民
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
中書與年老者參用之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
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爾中書其下有司宣布
此意悉令知之 吳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王
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

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毀之卒未吳王御西樓有軍士十餘人自陳戰功以求陞賞王諭之曰爾從我有年才力勇怯我縱不知將爾者必知之爾有功予豈遺爾爾無功豈不妄陳有功不賞是謂吝無功求賞是謂貪吝則失衆貪則踰分夫有超人之才能者必有超人之爵賞爾曹不見徐相國耶今貴為元勳其同時相從者猶在行伍予亦豈忘之乎以其才智止此不能過人故耳今爾曹自陳戰功以求

陞賞國家名爵焉可幸得也爾曹苟能黽勉立功異日
爵賞我豈爾惜但患不力耳於是皆慙服而退自後無
有復言者 先是博囉特穆爾陰使人殺其叔父左丞
伊濟爾巴哈佯為不知往弔不哭朝廷知其跋扈又以
匿樂迪斯事皇太子深疾之且時方倚重於庫庫特穆
爾而庫庫駐太原與博囉構兵相持不解於是綽斯嘉
布巴哈誣博囉與樂迪斯謀為不軌辛卯遂下詔數博
囉特穆爾悖逆之罪解其兵權削其官爵候道路開通

許還四川田里博羅殺使者拒命不受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八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三十

起開建執徐四月盡旃蒙大荒落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二十四年夏四月甲午朔命庫庫特穆爾討博囉
特穆爾 吳王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
以暴虐寵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漢高起自布衣能

以寬大駕馭羣雄遂為天下主今天下之勢則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傑所在蠭起然皆不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感慨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博囉特穆爾河南有庫庫特穆爾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餽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謀而尚間牒其御衆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衆固守疆土修明軍政委任

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主上神武當定天下於一今其時矣 吳中書省臣進宗廟祭享及月朔薦新禮儀王御白虎殿覽畢退自殿西步至戟門東忽悲愴流涕謂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艱苦饑饉相仍當時二親俱在吾欲養而力不給今賴天地之佑化家為國而二親不及養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并錄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為常 吳平章俞通海參政張興祖率兵畧劉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

兵擒其院判朱瓊元帥陳勝丙申吳王命建忠臣祠
於鄱陽湖之康郎山祀丁普郎張志雄韓成宋貴陳兆
先余昶昌文貴王勝李信陳弼劉義徐公輔李志高王
咬住姜潤石明王德朱鼎王清常得勝王鳳顯丁宇王
仁汪澤王理陳沖裴軫王喜仙袁華史得勝常惟德曹
信遑德山鄭興羅世榮等三十五人並封贈勲爵有差
設像祠中令有司歲時祭之博囉特穆爾悉知詔令
調遣之事非出帝意皆右丞相綽斯嘉所為遂遣部將

有四人 吳王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有橫肆者乃召徐達常遇春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勲匪朝夕所致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踰越禮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無忌不早懲戒之他日或生釁隙寧不為其所累故與爾等言此輩宜速去之如治病當急除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為身害 丙午吳中書省臣言湖廣行省所屬州縣故有鐵冶方今用武之際非鐵無以資軍用請興建爐冶募工煉鐵從之 宗王布延

會圖卜堅特穆爾舉兵向闕士寅圖卜堅特穆爾兵入居庸
關癸卯知樞密院事伊蘓詹事卜朗吉達迎戰於皇后店
卜朗吉達力戰伊蘓不援而退卜朗吉達幾為所獲脫身東
走甲辰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趙獨
松乙巳圖卜堅特穆爾兵至清河列營時都城無備城中
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 吳王命建忠臣祠於南
昌府祀趙德勝李繼先劉齊朱叔華許圭朱潛牛海龍
張子明張德山徐明夏茂成萬思成葉琛趙天麟等十

斯嘉布巴哈猶飾虛辭簧惑朕聽其以綽斯嘉屏諸嶺
北布巴哈竄之甘肅以快衆憤博囉特穆爾等悉與改
正復其官職然詔書雖下而綽斯嘉布巴哈仍留京師
是日以伊蘓為中書左丞相 吳左相國徐達等率
兵取廬州左君弼聞達至懼不敢敵走入安豐令其將
張煥殷從道等城守達督兵圍之煥君弼之騎將也人
以其多智計號為樓兒張 詔書既下圖下堅持穆爾軍
猶駐清河帝遣達達國師往問故言必得綽斯嘉布巴

特穆爾等皆稱兵與博囉特穆爾合表言其無罪丁未
帝為降詔曰自至正十一年妖賊竊發屬嘗選命將相
分任乃職視同心膂豈期綽斯嘉布巴哈蚩緣為姦互
相壅蔽以致在外宣力之臣因而解體在內忠良之士
悉陷非辜又復奮其私讐誣構博囉特穆爾樂迪斯等
同謀不軌朕以信任之專失於究察遂調兵往討博囉
特穆爾已嘗陳辭而乃寢匿不行今宗王布延特穆爾
等仰畏明威遠來控訴以表其情朕為惻然興念而綽

哈乃退兵帝不得已執二人畀之 己酉吳命中書省

凡商稅三十稅一多取者以違例論改在都官店為宣

課司府州縣官店為通課司 綽斯嘉布巴哈囚首至

圖卜堅特穆爾營中圖卜堅為之加帽易衣置綽斯嘉中坐

布巴哈側坐拜之二人於是交跪圖卜堅奏帝求赦其擅

執大臣及稱兵犯關之罪得二赦已

以上據庚申外史修入

庚戌

圖卜堅特穆爾乃陳兵自健德門入覲帝於延春閣慟哭
請罪且曰左右蒙蔽陛下非一日矣倘循習不改奈天

下何臣今執二人去矣陛下亦宜省過卓然自新一聽
正人所為不復為邪佞所惑然後天下事可為祖宗基
業可保也帝唯唯

圖卜堅語抹
用外史

就宴賚之加圖卜堅特穆爾

太保依前守禦大同圖卜堅特穆爾為中書平章政事辛
亥圖卜堅特穆爾軍還皇太子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還宮

壬戌吳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設大使副使各一人
頒大中通寶大小五等錢式並使鑄之初吳降附諸

將校皆仍其舊官至是下令曰為國先正名諸將有稱

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者名不稱實甚無謂其覈諸將所部滿萬人者為指揮滿千者為千戶百人為百戶五十人為總旗十人為小旗令既下部伍嚴明名實相稱衆皆悅服以為良法 圖卜堅特穆爾執綽斯嘉布巴哈詣博囉特穆爾軍博囉厚禮之踰三日始問以濁亂天下之罪復笑而問綽斯嘉曰我前時賂汝七寶數珠一串今何不見還因取六串來博囉視之皆非故物復命索之乃得前所賂博囉怒曰在君側者貪婪如此我

何可以坐觀而不一清之乎遂殺二人 五月甲子黃

河清 戊辰庫庫特穆爾奉命討博囉特穆爾屯兵冀
寧其東道以伯索珠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額高
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兵五萬合擊之關保等
兵逼大同博囉特穆爾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圖卜堅
特穆爾樂迪斯復大舉向關 六月癸卯三星晝見白

氣橫突其中 甲辰河南府有大星夜見南方光如晝

丁未大星隕照夜如晝及旦黑氣晦暗如夜 甲寅伯

流未附郡縣 己卯左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降於吳
吳王令榮還守舒城俾發安陽等五翼士馬赴建康
吳改廬州路為府置江淮行省命平章俞通海攝省事
以鎮之兵革之際民多竄匿通海日加招輯為政有惠
愛由是復業者衆 丙戌博囉特穆爾前鋒軍入居庸
關京師震駭皇太子親統兵禦之於清河丞相伊蘓詹
卜朗吉達軍於昌平伊蘓軍士無鬪志青軍楊同僉被
殺於居庸卜朗吉達戰敗走太子亦馳還都城伯索珠引

索珠以兵至京師請皇太子西行 丁巳吳袁州降將
歐吉祥卒 是月保德州黃龍見井中 秋七月癸亥
太白歲星聚於翼 丁丑吳徐達常遇春克廬州時廬
州被圍久衆皆饑困不能戰張煥與賈丑潛通款於達
請攻東門已為內應於是我師急攻之城內諸軍悉救
東門張煥乃斷釣橋開西門導達兵入城執其部將吳
副使并左君弼母妻及子送建康以指揮戴德守之
戊寅吳命平章常遇春會鄧愈及金大旺兵討江西上

宿忿弼成大勲 初削博囉兵權時綽斯嘉召承旨張
翥使草詔翥辭曰此大事非見天子不敢為乃更召參
政危素就相府客位草之草畢綽斯嘉過中書詫其郎
中曰我為朝廷出詔削博囉兵權此撥亂反正之舉也
郎中曰相公此舉得無撥正反亂乎客有暢勲者在坐
因曰此猶裸體縛虎豹耳至是博囉聞之召危素責之
曰詔從天子出綽斯嘉客位豈草詔之地乎素無以對
欲將出斬之左右解曰素一秀才豈敢與丞相可否乃

兵入平則門丁亥伯索珠扈從皇太子及東宮官僚出
順承門由雄霸河間取道往冀寧戊子博囉特穆爾駐
兵健德門外與圖卜堅特穆爾樂迪斯入見帝於宣文閣
訴其非罪皆泣帝亦泣乃賜宴博囉特穆爾欲追襲皇
太子樂迪斯止之庚寅詔以博囉特穆爾為中書左丞
相樂迪斯為中書平章政事圖卜堅特穆爾為御史大夫
其部屬皆布列省臺百司以伊蘓知樞密院事詔諭博
囉特穆爾庫庫特穆爾俱朕股肱視同心膂自今各棄

止且以其負才名除和林行省左丞即日入道

此事據庚申外

史修

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吳中書省掾史有以

銓選受賄者按察劾其罪當死吳王曰吏受贓賣選見利忘法罪固當誅但法初行人未周知姑減死杖之若復犯則不宥也 吳常遇春鄧愈等率兵討新淦之沙

坑麻嶺牛陂諸寨平之執偽知州鄧志明送建康與其兄克明皆伏誅 乙未吳命左相國徐達按行荆湖等處陳友諒既滅荆襄諸郡多歛附至是王諭達曰今武

昌既平湖南列郡相繼款附然其間多陳氏部曲觀望自疑亦有山寨遺孽憑恃險阻聚衆殃民今命爾按行其地撫輯招徠俾各安生業或有恃險為盜者即以兵除之毋貽民患也 戊戌吳常遇春鄧愈既平諸山寨進次吉安遇春遣人謂饒鼎臣曰吾今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遇春命坐而飲之又賜以衣服遣歸曰歸語而父將欲何為匿而不見吾往矣不能為爾留可善自為計鼎臣即夜棄城走遇

春遂復吉安乃引兵趣贛州 壬寅詔以博囉特穆爾

為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節制天下軍馬 監察御史

奏言綽斯嘉矯殺丞相太平盜用鈔板私家草詔任情

放選鬻獄賣官費耗庫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天下

八省之地悉致淪陷乃誤國之姦臣究其罪惡大赦難

原曩者姦臣阿哈瑪特之死剖棺戮尸綽斯嘉之罪視阿

哈瑪特有加今雖死必剖棺戮尸為宜詔從之而臺臣言

猶不已遂復沒其家產竄其子宣政使觀音努於遠方

克埒氏四世為丞相者八人世臣之家鮮與比盛而綽
斯嘉早有才望及居相位人皆仰其有為遭時多事顧
乃守之以懦濟之以貪遂使天下之亂日甚一日論者
謂元之亡綽斯嘉之罪居多云 乙巳皇太子至冀寧
奏除前監察御史張楨為贊善又除翰林學士皆不起
庫庫特穆爾將輔皇太子入討博囉特穆爾遣使傳太
子旨賜以上尊且訪時事楨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
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

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
智辯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
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逞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寤
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
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
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
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

左曰思薦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
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
趙寇賈之於漢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
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為閣下
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僕今獻忠於閣下大要
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
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
變其臣成光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

徙達實特穆爾於嘉興士信峻其垣牆銅其門闥所以防禦之者甚嚴達實特穆爾皆不以為意日對妻妾飲酒放歌自若士誠令有司公牘皆首稱吳王令旨又諷行臺為請實授於朝行臺御史大夫布哈特穆爾皆不從乃使人至紹興索行臺印章布哈特穆爾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而死臨終擲杯地上曰逆賊當繼我亡也達實特穆爾聞

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庫
庫特穆爾深納其說 乙卯張士誠自以其弟士信代
達實特穆爾為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江浙右丞達蘭特
穆爾左右司郎中珍保諂事張士誠多受金帛數媒孽
達實特穆爾之短以故張氏遂有不相容之勢至是士
信克安豐還乃使王晟等面數達實特穆爾過失勒其
移咨省院自陳老病願退又言丞相之任非士信不可
士信即逼取其諸所掌符印而自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之歎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士誠乃使載其柩及妻孥北返於京師布哈特穆爾達魯爾曼氏行臺御史大夫特穆格子也 是月博囉特穆爾請誅狎臣圖魯特穆爾博迪幹爾瑪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官減省錢糧禁止西番僧好事

吳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吳王令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 張士信既為江浙丞相建第宅東城

下號丞相府張氏諸臣皆起於寒微自謂化家為國以
底小康亦皆大起第宅飾園池蓄聲伎購圖畫民間奇
石名木必見豪奪士信後房百餘人習天魔舞隊園中
採蓮舟楫以沈檀為之諸臣宴樂率費米千石居民趨
附之者輒得富貴

採農田餘話
及平吳錄

未幾士信令潘元明守

杭州而自還姑蘇參軍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皆佞幸
用事彥文山陰人嘗賣樂德新雲陽人善星卜士信每
倚以謀國吳王聞之曰我諸事經心法不輕恕尚且有

人欺我張九四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不受人欺乎

時有市謠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

風起乾別

考異實錄吳中童謠云王蔡葉作齒類一夜西風來乾歌今從劉辰所記

王蔡寓

黃菜西風謂建康兵也

據國初事蹟及鐵崖樂府修入

九月辛酉朔

宦官思龍宜潛送宮女伯呼圖出自順承門以達於皇

太子 癸酉夜天西北有紅光至東而散 辛巳吳命

中書省繪塑功臣像於卞壺及蔣子文廟以時遣官致

祭其南昌府及康郎山處州金華太平府各功臣廟亦

令有司依期致祭其未褒贈者論功定擬以聞 吳立

劉成廟於長興州贈懷遠將軍命有司歲時致祭 吳

徐達及楊璟等帥師取江陵次於沙市故陳友諒平章

姜珏自詣達乞降且曰當死者珏耳百姓無辜達善其

言下令安輯居民禁兵侵擾列郡聞之望風歸附尋改

江陵路為荊州府 乙酉吳徐達遣裨將傅友德將兵

取夷陵故陳友諒守將楊以德率耆民出降尋改夷陵

為峽州 方明善攻平陽吳參軍胡深遣兵擊敗之先

省平章政事封楚國公時永安為張士誠所拘守義不屈故有是命 乙卯吳守江西都督朱文正遣元帥宋晟以兵討須嶺寨晟至遣人招諭之寨帥丁廷玉等及其下五千人來降文正徙其衆并家屬於南昌 吳常遇春等兵圍贛州既久熊天瑞子元震竊出覘兵勢遇春亦乘數騎出猝與相遇元震不知其為遇春也過之及遇春還元震始覺復來襲遇春遣壯士揮雙刀以擊之元震奮鐵搥以拒且鬪且却遇春曰壯男子也舍之

是溫州土豪周宗道據平陽縣屢為明善所逼遂降於
深明善怒益率兵攻之宗道求援於深深擊敗明善并
下瑞安進兵溫州明善懼與方國珍謀輸歲貢銀二萬
兩充軍費請守鄉郡如錢鏐故事吳王許之命深班師
吳徐達帥兵至潭州湘鄉土酋易華集少壯據黃牛
峰十餘年至是達使人招之華率其部衆以降故陳
友諒歸德守將楊興以城降於吳就以興為千戶守之
冬十月乙未朔吳遙授廖永安為江淮等處行中書

十二月庚寅朔吳徐達兵克辰州先是辰州為陳友諒左丞周文貴所據達遣指揮張彬將兵討之文貴部將張川據白雲關以拒敵彬與戰敗之文貴棄城走湖南遂克辰州達又遣指揮傅友德攻衡州守將左丞鄧祖勝棄城退保永州衡州亦平 己巳吳王遣使以書與庫庫特穆爾約其通好畧曰博囉犯關古今大惡此正閣下正義明道不計功利之時也然閣下居河南四戰之地承潁川新造之業而博囉寇犯不已應變之術

己未詔皇太子還京師 命伊蘓樂迪斯分道總兵
十一月庚申朔吳贈元帥俞廷玉為樞密院同知追
封河間郡公廷玉嘗將兵攻安慶不克卒於軍王追念
之故有是命 辛酉吳置湖廣提刑按察司 壬申故
鄧克明部卒羅五叛寇撫州吳守將金大旺討平之

辛巳吳命平章湯和率師救長興師至張士信以兵拒
戰自己至申不解殺傷相當耿炳文自城中出兵內外
夾擊敗之虜其士卒八十餘人獲馬二萬餘匹和乃還

不可以不審閣下何靳一介之使渡江相約予地雖不
廣兵雖不强然春秋恤交之義常切慕焉且亂臣賊子
人得而誅之又何彼此之分哉英雄相與之際正宜開
心見誠共濟時艱毋自猜阻失此舊好惟閣下圖之
新淦鄧仲謙作亂襲破州治殺吳知州王真仲謙志明
從子也 是冬張士誠浚常熟白茆港泰定間周文英
奏記謂水勢所趨宜專治白茆婁江時莫之省也士誠
閔故跡得文英書起兵民夫十萬命呂珍督之民憚其

勞謠曰白茆港開不全若與開得全西師歇戰船及功

成頗得其利

據三吳水利集修入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未朔吳常遇春鄧愈克贛州遇春等圍城凡五閱月熊天瑞援絕糧盡遣其子元震出降天瑞尋亦肉袒詣軍門盡獻其地遇春送天瑞於建康時宋龍鳳十一年也吳王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

然也捷音至予甚為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
茲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先是天瑞
據贛常加賦橫斂民財及其降有司請仍舊徵之王曰
此豈可為額耶命亟罷之并免去年秋糧之未輸者元
震本姓田氏為天瑞養子善戰有名遇春喜其才勇薦
之授指揮後復姓田氏 吳徐達遣千戶胡海洋取寶
慶路克之守將唐龍遁去於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
長官司皆來降達皆賞賚而遣之 癸亥封李思齊為

許國公 壬申吳常遇春進師南安遣麾下危止踰嶺
南招諭韶州諸郡之未下者於是韶州守將同僉張秉
彝及南雄守將孫榮祖各籍其兵糧來降遇春令指揮
王璵守南雄令秉彝守韶州 吳大都督朱文正遣參
政何文輝指揮薛顯等討新淦鄧仲謙斬之 吳王命
平章湯和率兵討江西永新諸山寨 吳參政鄧愈還
軍至吉安遣兵討饒鼎臣於安福因肆掠虜其男女千
餘人安福州判官潘景岳在吉安聞之告愈曰將軍奉

觸其守江西也驕淫暴橫奪民婦女所用牀榻僭以龍鳳為飾又怨王不先封已王遣人責之文正慙懼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使李歆密奏之王曰此子不才如此非吾自行無以定之即日往南昌檣舟城下遣人召之文正不意王至倉卒出迎王泣謂之曰汝何為若是遂載與俱歸至建康羣臣交章劾之請寘於法王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寘之法則傷恩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召其子語之曰爾父不足教忘昔日

揚天威以除禍亂渠魁未殄而良民先被其害非弔伐之義也愈聞而大驚即下令曰敢有掠民財者斬且令其將士大索於是民爭歸景岳景岳悉置之空舍中日煮糜粥食之仍度道路遠近次第遣還其家愈還至富州復討其山寨獲蔣鬼頭斬之捷聞陞愈為江西行省右丞 壬午監察御史博囉特穆爾賈彬等辯明哈瑪蘓蘓之罪 甲申吳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縣文正涉獵傳記勇敢有才能然奸狡強戾人莫敢

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時為試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二月己丑朔福建行省平章陳友定侵處州吳參軍胡深率兵往援友定聞深至遁去深追至浦城其守將岳元帥率兵拒戰深擊敗之遂下浦城

辛丑汴梁路見日傍有一月一星 吳命千戶夏以松守臨江張信守吉安單安仁守瑞州宋炳守饒州並屬江西行省節制又命參軍詹允亨總制辰沅曲靖寶慶

之艱難恣肆兇虐以貽吾憂爾他日長成吾封爵爾不以爾父廢也爾其修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 乙酉吳王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覆若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故使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

等州郡聽湖廣行省節制 丙午張士誠憤諸全之敗
集兵二十萬遣其將李伯昇挾吳叛將謝再興寇諸全
之新城部陣延亘十餘里造廬舍建倉庫預為必拔之
計且分兵數萬據城北十里以遏援兵守將胡德濟堅
壁拒之告急於嚴州朱文忠文忠為遣指揮張斌元帥
張俊率兵出浦江遙為德濟聲援士誠又以兵自桐廬
溯釣臺將犯嚴州文忠命以舟師拒之未至而千戶謝
佑為其伏兵所執諸將皆恐甚文忠意氣自若分署諸

將各為備禦以何世明袁洪柴虎居守自指揮朱亮祖
以下悉統以行次浦江下令諸軍銜枚走新城且檄處
州守將以兵來會德濟以彼衆我寡遣使請班師文忠
曰昔謝玄以兵八千破苻堅百萬兵在精不在多也丁
巳抵龍潭去敵不二十里有白氣覆我軍上或曰此勝
敵之兆也至日晡謀報寇將至夜四鼓新城知援至潛
遣卒以寇中事來報約詰旦會戰文忠乃集諸將戒曰
敵兵甚衆當盡死力擊之不如令者斬黎明軍方食候

卒告敵兵至文忠令老弱守輜重悉精銳陣於營外張左右翼以待之元帥徐大興湯克明為左翼千戶王英紫旺佐之指揮張斌元帥張俊為先鋒關忠郭義佐之嚴德王韶為右翼卞實陶文佐之文忠自將中軍會胡深亦遣耿天璧來援敵至文忠復勒兵申約束於是我軍大奮直前擊之兩軍既交文忠躍馬衝其中當者迎鋒而斃敵中軍梟將周遇等皆披靡謝再興及苗軍見之震懾失次遂大潰棄兵甲走自相踐蹂吳軍攔而殲

之逐北十餘里溪水盡赤死者以萬數文忠收兵會食遣指揮朱亮祖張斌乘勝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其同僉韓謙理問滕忠元帥周遇蕭壽山等六百餘人軍士三千馬八百輜重鎧甲甚衆士誠第五子及李伯昇僅以數騎遁去方兩軍相持大霧陰晦及戰勝天日開朗將士無不踴躍文忠入城胡德濟迎謁相喜勞曰今日之勝皆相公之力也王聞文忠大破士誠甚喜徵入覲賜衣服名馬錫賚朱亮祖以下有差 戊午皇太

丙寅遂矯制幽后於諸色總管府令其黨姚布延巴哈
守之 丁卯命樂迪斯拜特穆爾並為御史大夫 辛
巳吳常遇春平贛軍還王御戟門頒賞以勞之 癸未
吳起居注宋濂乞歸省金華王賜金幣而遣之濂還家
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修王覽書甚喜召世子諭
之曰吾自幼極艱難今爾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
深宮不思勇於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
味之復遣使至其家賜書獎諭賜以綺帛仍令世子親

子在冀寧命甘肅行省平章多爾濟巴勒以岐王阿哈奇爾軍馬會平章臧卜李思齊各以兵守寧夏三月庚申皇太子下令於庫庫特穆爾軍中曰博囉特穆爾襲據京師余既受命總督天下諸軍恭行顯罰少保中書平章政事庫庫特穆爾躬勒將士分道進兵諸王駙馬及陝西平章政事李思齊等各統軍馬尚其奮義戮力剋期恢復博囉特穆爾聞之大怒嗾監察御史武起宗言皇后奇氏外撓國政因奏帝宜遷后出於外帝不答

陳氏舊卒壤地相連易於扇動譬之樹木安陸襄陽為枝汙陽為榦榦若有損枝葉亦何有焉今宜增兵守汙陽庶幾不失其宜至是遂命遇春將兵往討之 乙巳

關保等兵進圍大同乙卯入其城 五月庚申吳廣信

衛指揮王文英率師趣鉛山次佛母嶺與陳友定兵遇

擊走之 辛酉吳參軍胡深言近克松溪獲張正其餘

衆敗奔崇安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併攻之因覘

取八閩王曰張正友定驍將今為我擒彼必破膽乘勢

致書以報人皆歎王待士之盛 夏四月己丑朔吳參

軍胡深進攻建寧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正而

還留元帥李彥文安輯其衆 庚寅博囉特穆爾至諸

色總管府見皇后奇氏令還宮取印章作書遺皇太子

遣內侍官旺扎勒圖持往冀寧復出皇后幽之 吳王命

平章常遇春取湖廣襄陽諸郡王宮與徐達等論襄漢

形勢曰安陸襄陽跨連荆蜀乃南北之襟喉英雄所必

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況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

攻之必無不克即如深言命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
王左丞由杉關會深進兵 甲子京師天雨麓長尺許
或言於帝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 乙亥吳平章常遇
春攻安陸克之先是遇春既行王復調江西右丞鄧愈
為湖廣平章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凡得州郡汝宜
駐兵以撫降附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
半集景陵汝居武昌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愈奉
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僉院任亮出拒戰遇

春擊敗亮執之遂克其城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之

己卯吳常遇春至襄陽守將棄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獲馬一千八百餘匹僉院張德羅明以穀城降遇春送之建康 癸未吳浙東元帥何世明敗張士誠兵於新溪又敗之於柴溪 是月侯布延達實奉威順王自雲南經蜀轉戰而出至成州欲之京師李思齊俾屯田於成州 六月戊子以黎安道為中書參知政事 己丑吳置思南宣慰使司時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

其都事楊琛來歸款并納元所授宣慰使印王曰仁智
僻處遐荒世長溪洞乃能識天命率先來歸誠可嘉也
俾仍為思南道宣慰使授琛思州等處軍民宣撫使以
三品銀印給之 丁酉吳克安福州先是饒鼎臣父子

既走安福與其黨劉顛等仍肆剽掠鄧愈遣兵討之久
不下王復命元帥王寶會參政何文輝黃彬共討之鼎
臣復棄城走茶陵 辛丑湖廣行省左丞周文貴復寶
慶路乙巳皇后奇氏自幽所還宮后數納美女於博

囉特穆爾博囉喜故得還宮自始幽至此凡百日 博
囉特穆爾自京師納女四十餘人早膳必同堂共食
厨中每早辦飯四十品隨夫人所食其入朝時諸夫人
盛飾成行各進酒一卮荒於酒色銳氣消耗矣 壬子
吳參軍胡深克溫之樂清擒方國珍鎮撫周清萬戶張
漢臣總管朱善等械送建康命釋之發戍常州 吳指
揮朱亮祖等進攻建寧時陳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
亮祖師次城下即欲攻之胡深視氛侵不利謂亮祖曰

使即其家祭之 吳何文輝等平山寨擒其盜萬興宗
斬之 乙卯以太尉和尼爾齊為御史大夫 吳王下令
凡農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綿各半畝十畝以
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為差有司親臨督率不如
令者有罰不種桑使出絹一匹不種麻及木綿出麻布
綿布各一匹 吳以儒士滕毅楊訓為起居注王諭之
曰吾見元大臣門下士多不以正自處惟務諂諛以圖
苟合見其所為非是不相與正救及其敗也卒陷罪

天時不協未可與戰亮祖曰天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足憑也迫深令進兵深猶豫不決適德柔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愈咎深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遂引兵鼓譟而進破其二柵德柔盡率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時日已暮深知營壘未安難以持久即突圍而出德柔伏兵忽起深馬蹶遂為所執送於友定友定初甚敬禮之深因盛稱王神聖威武羣雄屬心以諭友定友定亦無殺深意會元使至督迫之深遂遇害王聞之痛悼遣

圖下堅特穆爾率軍伐上都之附皇太子者調伊蘓南禦庫庫特穆爾軍伊蘓次良鄉不進而歸永平使人西連太原東結遼陽軍聲大振博囉患之遣驍將姚巴延統兵出禦至通州河溢營紅橋以待伊蘓出其不意襲破之殺姚巴延博囉恐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取一女子不戰而還

取一女子見庚

申外史博囉先嘗以猜疑其將保安既又失姚巴延鬱鬱不

樂乃日與樂迪斯飲宴酗酒殺人喜怒不測人皆畏忌

秋七月丁巳朔吳命降將張德山歸襄陽招諭未附山寨

戾爾從徐相國幕下久而無過故授爾是職宜盡心所事勿
為所容又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誨致
主於無過之地而後為盡職吾平時於百官所言一二日外
猶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不可不盡言也復命毅訓集古
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始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
曰吾觀此者正欲知其喪亂之由以為之戒耳 是月皇
太子進封李思齊為邠國公加中書平章政事兼知四川
行樞密院事虎符招討使分中書四部 博羅特穆爾遣

王厚賜而遣之 吳平章湯和進兵攻周安於永新初
陳友諒既亡安即降吳命仍守永新及兵入安福討饒
鼎臣安疑而復叛仍與諸山寨相結和至安出拒戰和
擊敗之克其十七寨擒偽官五十餘人遂圍其城 故
陳友諒左丞周文貴棄辰州走其黨欲復其城庾申攻
陷辰溪總制辰沅等州事參軍詹允亨遣兵討之 甲
子吳王遣使以書與庫庫特穆爾曰曩者初無兵端尹
煥章來得書喜甚即遣汪何同往為生者賀沒者弔使

者去而不回復遣人往皆被拘留且閣下昔與博囉構
兵雌雄未決尚以知院郭雲同僉任亮攻我景陵掠我
沔陽予思此城雖元之故地久在他人之手予從他人
得之非取於元者也閣下外假元名內懷自逞一旦輕
我遂留前使予雖不校但以閣下內難未除猶出兵以
欺我使其勢專力全又當何如果若挾天子令諸侯創
業於中原則當開誠心示磊落睦我江淮今乃遣竹昌
實都率兵深入淮地殺掠人民殆非所宜況有自中原

來者備言張思道李思齊等連和合從專併閣下此正
可慮之秋安可坐使西北數雄結連關內反舍近圖欲
趨遠利獨力支吾非善計也予嘗博詢廣採聞軍中將
欲為變恐不利於閣下故特遣人叙我前意述我所聞
閣下其圖之節次使命若能遣回庶不失舊好惟亮察
焉思道張良弼字也 乙丑思州宣撫使田仁厚遣使
如吳獻其所守之地吳改宣撫司為思南鎮西等處宣
慰司以仁厚為宣慰使 癸酉吳辰州沅陵縣民向珍

八作亂參軍詹元亨遣千戶何德討平之 壬午吳置
太史監以劉基為太史令 乙酉博囉特穆爾伏誅圖
卜堅特穆爾樂迪斯皆遁走 博囉索帝所愛亨帝曰欺
我至此耶遂欲圖博囉有秀才徐士本者居家好奇計
生平嘗鬱鬱不得志故不屑仕進至是命為翰林待制
威順王子和尚受帝密旨與之謀結勇士上都瑪金諾
海伯達爾特古斯巴哈和爾呼達洪保保等凡六人選
其最驍勇者挾刀在衣中外襲寬衣若聽事伺立延春

莫有事俄有一人突然橫過其前博囉方眙視呼實埒
們曰平章此人面生言未訖一人批其頰博囉以手禦
之遽呼曰我帶刀者何在伯達爾自衆中奮出斫博囉
中其腦上都瑪及金諾海競前斫死樂迪斯傷額趨出
博囉軍大駭四散走帝時居窟室約曰事捷則放鴿鈴
於是鴿鈴起帝始出自窟室令民間盡殺其部黨死者
填巷明日遣使函博囉首往太原詔皇太子還朝諸道
兵聞詔罷歸

雜採庚申外史及元史順帝紀逆
臣傳修入徐士本外史作施畚

大赦

門東排仗內是日博囉早朝小飯畢將去舊例丞相將
上馬帶刀侍衛之士疾趨先出占馬俟丞相出諸衛士
起立馬上丞相就騎然後衛騎翼丞相以行當是時丞
相出預謀挾刀者見其不得便相顧曰今日事又不遂
矣士本搖手曰未也會圖卜堅持勸爾遣人告上都之捷
平章實埒們謂博囉曰好消息丞相宜奏去博囉推實
埒們實埒們強博囉偕行至延春門側有杏枝自上垂
梢冒博囉帽而墜之實埒們遽為拾之博囉曰咄今日

正授丁未皇后鴻吉哩氏崩后生皇子真金二歲而
天后性節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二皇后奇氏素
有寵居興聖宮帝希幸東內后左右以為言后無幾微
怨望意從帝時巡上都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
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者三竟拒不
納帝益賢之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妄踰戶閤至是
崩年四十二奇后見其所遺衣服敝壞大笑曰正宮皇
后何至服此等衣耶踰月皇太子自冀寧歸哭之甚哀

天下黎安道方托克托雷一聲皆伏誅賞殺博囉者六人

功徐士本不受賞一夕逸去

見庚申外史

是月京師大水

河決小流口達於清河

八月丁亥朔京城門至是不

開者三日竹貞貊高軍至城外命軍士緣城而上碎平

則門鍵悉以軍入占民居奪民財周文貴復攻辰州

吳千戶何德率輕騎直抵其寨攻破之文貴退保麻陽

德追擊又大敗之文貴遁去癸卯命皇太子分調將

帥戡定未復郡邑即還京師行事之際承制用人並准

辛亥吳羅田縣盜藍丑兒詐稱彭瑩玉造妖言以惑
衆鑄印章設官吏劫旁近居民麻城里長袁寶率鄉人
襲捕之擒丑兒以獻王曰民能仗義殺賊宜重賞之即
賜以綺帛 壬子以洪保保特古斯巴哈赫埒爾並為
中書平章政事 九月丙辰朔吳置國子監以故集慶
路學為之庫庫特穆爾扈從皇太子至京師太子之
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而自立庫庫特穆
爾與卜朗吉達等不從及是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庫

庫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之位庫庫知其意比
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太子心銜之 壬午詔以
伯薩哩為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庫庫特穆爾為太尉
中書左丞相錄軍國重事同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兼
太子詹事伯薩哩累朝舊臣而庫庫以後生晚出乃與
並相朝士往往輕之且居軍中久樂縱恣無檢束在朝
兩月怏怏不樂即請南還視師 是月以方國珍為淮
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 明玉珍遣其參政江儼通

好於吳吳命都事孫養浩報之 冬十月戊子吳王聞
明玉珍取雲南失利諸將往往暴掠玉珍不能制乃遣
使以書戒之 戊戌吳王以張士誠屢犯疆場欲舉兵討
之下令曰士誠啓釁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構
禍罪不可逭今命大軍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
無畏毋妄逃竄毋廢農業已勅大將軍約束官兵毋致
虜掠違者以軍律論 庚子吳命中書省以書招諭虎
背寨劉寶使之欵附 辛丑吳王命左相國徐達平章

常遇春胡廷瑞同知樞密院馮國勝左丞華高等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規取淮東泰州等處時張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高郵淮安徐宿濠泗又北至於濟寧與山東相距王欲先取通泰諸郡縣翦士誠羽翼然後專取浙西故命達總兵取之達兵既出江口王遣使諭達曰邇聞王保保兵入關中為李思齊張思道所敗遂出潼關還至汴梁復東取樂安又為俞寶所敗追過清河溺死者甚衆今王保保驅其人

副使觀音努擒樂迪斯誅之圖卜堅特穆爾以餘兵往巴爾斯之地命嶺北行省左丞相山僧及知樞密院事魏賽音巴哈同討之 吳徐達兵圍秦州新城敗張士誠湖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 戊申以資正院使圖魯為御史大夫 己酉張士誠淮安李院判來援秦州常遇春擊敗之擒萬戶吳聚等一百二十九人遣人諭降其城中僉院嚴再興副使夏思忠院判張士俊等拒守不下 饒鼎臣既走茶陵復合浦陽羣盜於南峯山寨時

民已先遁矣孔興托埒天保努兵走三晉汴梁唐鄧南陽之間餘兵據守尚未寧息河洛水決漂蕩三千餘家天下擾擾如此當何時可定也此迤北消息汝宜知之
壬寅以哈喇章知樞密院事 乙巳吳徐達兵趨秦州浚河通州遇張士誠兵擊敗之遂駐軍海安壩上

丙午吳遣使諭永新周安等革心效順悉宥前愆安等猶豫未決樂迪斯擁博囉特穆爾母妻及其子天保努西北走合圖卜堅特穆爾軍丁未益王輝圖特穆爾樞密

越三日行省援兵至遂大敗之蕭明遁去擒偽招討都
海萬戶袁勝斬之饒州遂安 閏月乙卯朔吳江陰水
寨守將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
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沒無常疑有他謀
請為之備王即日遣使諭徐達曰近得康茂才報張士
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度此寇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
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備水寨我兵既
分彼將棄我水軍疾趨陸寨搗吾之虛此寇一計也又

出侵掠癸丑元帥王國寶等率兵擊敗之鼎臣遁去

信州盜蕭明率兵攻圍吳饒州府知府陶安召父老告之曰我糧實城堅素有其備賊黨驅烏合而來不足畏也但能固守不過數日援兵一至破賊必矣衆皆諾安與千戶宋炳親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勇健為游兵晝夜巡捍而請救於江西行省安登城諭賊曰爾衆吾民也反為賊用得無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與總制豈有今日若破城必不相害安命射之矢下如雨賊不能逼

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寇兵不過萬人此非
抗我大軍之勢蓋欲誘遇春深入去泰州既遠彼必潛
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衡決不及
救援此又寇一計也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爾宜審慮
使至即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
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南並江寇舟
亦宜設法備之己未王親至康茂才水寨又遣使以手
書諭達等曰如有所言即疾馳來報予駐師以待 庚

申以賓國公五十八知樞密院事 詔張良弼俞寶孔

興等悉聽調於庫庫特穆爾 戊辰太白辰星熒惑聚

於斗 吳平章湯和克永新執周安等送建康斬之

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非我所有皇太子累請

出督師帝難之會左丞相庫庫特穆爾請南還視師辛

未乃詔封庫庫特穆爾為河南王代皇太子親征總制

關陝晉冀山東等處并迤南一應軍馬凡機務錢糧名

爵黜陟予奪悉聽便宜行事 甲戌吳指揮副使王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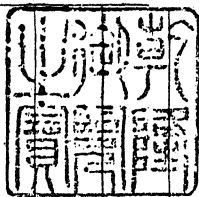
寶率兵取餘干州以前鎮撫李旭守之 庚辰吳徐達
常遇春克泰州虜張士誠守將嚴再興夏思忠張士俊
等九十四人卒五千獻捷於建康且以守城事宜為請
王遣使諭達新舊二城自度可否以便宜處之其未下
諸城宜乘勝進取 辛巳以托克托穆爾為中書右丞達
實特穆爾為參知政事 癸未吳王命徐達以所獻泰
州俘五千人安置潭辰二州時天寒命人賜衣一襲婦
女亦皆賜衣絮針線布帛衆皆感悅拜呼萬歲而去

吳徐達遣黃旗千戶劉傑分兵徇興化張士誠守將李
清戰敗閉城固守傑攻之不下士誠將陳元帥來援傑
擊走之十一月甲申朔信州盜蕭明寇婺源州吳知
州白謙力不能禦懷印出北門赴水死謙涖政廉忠自
奉甚薄嘗遇除夕無他供具惟蔬食而已人以此稱
之辛卯吳徐達進兵攻高郵王聞之恐達深入敵境
不能策應諸將乃命馮國勝率所部節制高郵諸軍俾
達還軍泰州圖取淮安濠泗饒鼎臣復與故陳友諒

二千人堅壁拒守射殺其驍將二人敵驚潰而去 吳
徐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張士誠遣其左丞徐義由海
道入淮援之義怨士誠以為陷已死地屯崑山之太倉
三月不進 吳秦從龍以喪子請告還鎮江王出郊握
手送之辛丑從龍以病卒年七十餘王聞驚悼時方督
軍至鎮江詣其家哭之命有司為營葬事厚賻恤其家
乙卯立第二皇后奇氏為皇后中書省奏改資正院
為崇政院而中政院亦兼主之帝乃授之冊寶詔天下

將劉平章恣行剽掠甲午吳元帥王國寶出兵邀擊鼎
臣中弩死餘黨悉潰乙未吳王以李濟據濠州名為
張氏守而觀望未決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以善
長與濟同鄉里故也濟得書不報張士誠兵寇宜興
吳王命徐達令馮國勝圍高郵常遇春守海安遣別將
守泰州而自以精兵援宜興達遂率兵渡江至宜興城
下擊敗士誠之衆獲三千餘人十二月庚子朔張士
誠遣其將張左丞率兵八萬攻安吉吳將費賢所部僅

改奇氏為肅蘭哈氏仍封其家父以上三世皆王爵
是月圖卜堅持穆爾伏誅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八十二